

黄河文化风俗·济宁卷

# 过年啦，跟我去镇街赶大集

图文/本报记者 刘帝恩



大集是热气腾腾、意蕴丰厚的，大集离我们很近，在城区，在市郊，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每逢过年，大集就热闹起来了，而今年的黄河大集，正是滋润市民与乡亲的一场盛宴。

来赶大集，瞬间就被浓浓的年味所包围。在济宁市任城区南张街道办事处附近的321省道上，有一个十字路口，从省道向南就是每天都有大集。

如今的南张大集，是一条很可观的长街。南张的羊肉是出了名的好吃，不少市民和食客来南张大集买肉，图的就是新鲜。集上有全羊馆，在门口支起摊子；有的在摊位挂上“现宰活羊”的招牌，再搭个架子挂着羊肉。绵羊和山羊肉，价格在每公斤60至70元不等。有的老板货源固定，不卖羊肉，还卖黑猪肉，价格比羊肉略贵一些，但据老板说，还是买羊肉的占多数。

“羊肉供不应求，黑猪肉虽然也很好吃，但知道的人少。喜欢吃黑猪肉的顾客，很多也不知道南张有黑猪肉，只知道有羊肉，所以也不会来买。”一位姓李的老板说，不少顾客都是提前预约好一整只羊，等过节装后备箱拉走。

羊有大有小，卖得最好的是15公斤左右的羊。不到1000块钱买只肉质细嫩、新鲜美味的羊，老板处理好，干净省心。有些顾客会让老板把肉分成几大块，羊头给老丈人，羊腿给爸妈，羊肉送亲友，都是提前规划好的，不容更改。

离过年还有好多天，集上多了卖春联的，有的款式在城区见不到，长约两米，联大字也大，十分的豪气，要贴在农村的自建房上的，



再次回到阔别的故乡梁山，已是初冬时节。万物藏起锐气，只把一抹单调留给萧瑟。突然很想去黄河边漫步，心怀一种念想，再看一眼这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。

明媚的午后，寂静占据了黄河大堤。初冬的黄河刚刚进入结冰期，有的地方还没有冰层的覆盖，阳光下映着点点波光。于是，黄河俨然两卷厚重的典籍，一部冰层夹杂着枯草，一部依旧是金玉般的河水。

沿岸阵阵凉风，走在结实的河沙之上，听河水轻拍的柔响，仿若母亲呼唤远归的孩子。枯草丛里，不时飞出成群的野鸟，嬉戏着，打个转，朝着心中的方向疾驰而去。

遥想初秋时节，黄河是被红草包围的，那红是崎岖的，有高有矮，像一座座峰岭似的跌宕起伏。如今再望远处，除了枯黄还是枯黄。但凝神看去，枯黄里偶尔点缀着几点新绿，新绿又夹杂着深绿。这是勤劳智慧的家乡人，在稀罕的小块土地上开垦的黄土地，成片的麦苗正茁壮生长。

走在平坦的黄河大堤上，脚下是如我肤色的黄。想起了许多家乡的习俗，想起那些陪伴着一个梁山人成长的陈年旧事，如今明镜般清晰透彻起来。久违的感觉涌上心头，热血沸腾了周身，眼眶莫名的湿润起来。

黄河沿岸的平原，是由黄河冲积土冲积

2014年，河南省委、省政府实施“三山一滩”扶贫开发重大战略。作为第一批试点的封丘县李庄镇，承担着为全省黄河流域居民迁建探索方法和模式的重大使命，成为全省黄河流域迁建的开路先锋。

2016年末，李庄镇第一批搬迁村中的贯台村顺利完成整村搬迁。偌大的旧村，旧址复耕，每个上油菜花。每当村民路过此地，不仅可以闻到油菜花香，还可以看到一座特殊的建筑——大王爷庙。

此庙是人们为了纪念大王爷，而“大王爷”，正所谓民间的“河神”。中国是一个河流极其广泛的国家，自古以来，民间对河神具有崇高的敬仰。在广义上，河神泛指各种河流之神，黄河、运河、淮河、卫河等等；在狭义上，河神则专指黄河河神。

在古代颇为流行的黄河河神中，有6位“大王”，64位“将军”。其中6位“大王”分别是李大王（战国李冰）、金龙四大王（南宋谢绪）、宋大王（明代宋礼）、黄大王（明代黄守

是有院子的宅门专属。市区来的赶集人羡慕说，这一副春联有钱买也没地方贴，能把自家门全挡住。

进了大集往里走，仿佛没有尽头，琳琅满目的物件让人眼花缭乱。凡是家里能遇到、用到、想到、想不到的，都能在大集上看到。

能在大集中穿梭的，是电动三轮车、小型电动四轮车和自行车、两轮电动车——市区所见最多的轿车、越野车是不敢往里走的，老司机也不敢，约定好似的停在大集东西两侧路边。

大集上的年货不少，土特产也不少。摆摊的周大娘卖的地瓜粉，是自己磨出来的，每公斤10块钱，很多年没涨过价。周大娘说，每到过年，地瓜粉卖得很好。“很多买地瓜粉的回去做糕点，要不就油炸。腌好了排骨鸡肉，上头挂上咱自己磨的地瓜粉油炸，又酥又脆，颜色很好看，比外国的面包糠好多了。”

短短几分钟，已有3个扫码购买地瓜粉的赶集人。“这东西健康，营养价值高，属于粗粮，我们平时吃东西太‘精’了，买点地瓜粉回去熬汤，家里人都很喜欢喝。”市民赵女士笑着说。

和传统文化习俗相关的物件，在大集上特别让人大开眼界。城市乡村过年习惯用的东西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买不到。小来小去的讨价还价，也随处都能听到。采买经验丰富的高人，公买公卖，两厢情愿，都能低价成交。也有年轻的、体面的男士，一句“这已经是最低价啦，亲人，再低就亏本啦！”就不再计较，付了钱立马走人。这也是一种购物的专属心情，



## 在家乡黄河的冬韵里

郝美想

而成，粘性很大。种麦时翻起的垡子地里，土坷垃又大又硬，不用木榔头砸碎，根本没法下种。

每架犁、耙的后面，都会有老人、女人、孩童举着榔头跟着砸坷垃，这是梁山一带独有的风景。儿歌唱道：“收完豆，接完叶，犁地来晾半月，地里成了坷垃窝。东洼里，坷垃多，枣木榔头砸成末；西洼里，坷垃硬，枣木榔头砸不动；北洼里，坷垃大，榆木榔头砸十下；南洼里，坷垃软，榔头一砸成个扁。东西南北都砸遍，磨得俺脖子连成片；成了片，俺不怨，为的是明年吃白面”。

小时候，特别是冬季里，喜欢追着村里的盲人跑跑去，因为在孩子们眼里，这些人都有一个特殊的本领：唱瞎腔。瞎腔是乡村的失明艺人演唱艺术的泛称，他们演唱的形式很多，比如坠子书、扬琴、莲花落等等，乡村的观众却懒得分那么清，见是他们演唱的，就统称为瞎腔。

## 大王爷庙背后的济宁人故事

李乐岩

称“黄灾会”，以孔祥榕（山东济宁曲阜人）为委员长，直隶国民政府实行以工代赈，实施黄河决口堵修工程。同时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，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委员会，以李仪祉（陕西蒲城人）为委员长，负责黄河的治标和治本工程。

1934年8月，兰封县贯台（今属河南封丘）发生决口。初时大溜尚未直注，仍有抢堵的可能性。而此时的河堤上，只有副段长1人，员工6人，民夫30人，没有任何能力承担抢堵任务，最终导致致繁水深由最初1米左右升为29米，决口流量占全河90%，使得东西两坝十分危险，朝不保夕。

多几毛钱也动摇不了拿走心仪货色的决心。赶趟大集谁也不会空手而归，我在一家卖活鸡的摊位，选好一只鲜活的大公鸡。“你看看这鸡冠子，多大多红，从别的地方根本见不到！看俺的价格，别的地方你问去吧，再没有比俺更低的了！”

老板一边滔滔不绝地夸赞，顺手打开笼子提溜出一只。不要也没关系，“要不你再看看别人的”，也是大集上随处能听见的术语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

在另一个活鸡摊位，服务更贴心，现宰现杀。约摸过了十多分钟，就能去后面的店里认领白条鸡了。只见毛色各异、大小不一的公鸡，都是一个样子。不禁疑惑，怎么知道哪只是我选的呢。见我茫然，店主笑着说：“这只缺了一只脚的是你的。”仔细观察，这几只鸡确实略有不同，有的凤爪被剪掉一点尖儿，有的少了一角鸡冠子，还有的嘴巴被作了记号。豁然开朗！这就是生活中的智慧了，赶集买菜原来有这么大学问，果然不一般啊。

大集上的民俗文化元素并不罕见，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的标语，印制在摊位的棚子上，下面是对古语的解释，简洁明了。一些宣传当地风俗的标语、招贴，更是挂在大集显眼的地方。今年黄河大集的文化风尚，也不止呈现在大集上，而是走进了街道社区，走进了每个人的心里。

一入腊月，任城区就组织了黄河大集相关的文化活动。

安居街道兰庄社区邀请了书法爱好者，举办“文化大餐·送福下乡”文明实践志愿服务，为家家户户写春联，送上新春的祝福。唐口街道推出了“非遗过大年”文化活



动，传授剪纸、面塑、折纸等民俗技法，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，丰富文化生活，开启了喜庆祥和的新年之旅。济阳街道柳行社区开展“张灯结彩迎新春，欢天喜地庆佳节”手工灯笼亲子活动，以制作灯笼为载体，让居民了解和体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提前感受节日氛围，也加深了邻里之间的交流。

春节前后，无论是赶大集、去逛街，还是各单位、团体举办的多彩活动，都红红火火地把黄河大集的产品和优秀文化带回家、送到家。在热闹的叫卖声中，在久违的吆喝声中，在活动现场的欢呼声中，热气腾腾的喜悦里，年到了，春天也到了。



大赛。一入腊月，民间的斗羊活动异常热闹。地点多选在开阔的黄河岸边，或村内平坦的大街上。羊主们将羊牵到一起，先让它们敌视片刻，如果敌意来得慢，就抓住羊角，向对手身上碰几下。三碰两碰，就惹怒对手，激起猛烈的斗性。

此时的两只羊怒目而视，展开决斗，暴怒中后退几步，向着对方猛冲。看热闹的众人，也自动给羊闪开场地。当两只羊抵中时，那螺旋形的羊角，足以携带800公斤的撞击力量，仿佛劈木砍柴的声音，脚下的地皮都震动了。斗羊撞击的一刹那，胆小的人会被吓得一捂耳朵一闭眼呢！

羊的主人为为了取胜，也会一手扶羊角，一手拍羊腿，高喝一声“上”，羊便死命地前冲。决斗相当惨烈，有的羊角冒血，有的面皮擦掉，甚至半死。只有当一方无力再抵时，决斗方才结束。而双方的主人，不论是赢家还是输者，都会放松地抚摸着自己的羊，慢慢牵到一旁好好休息，好食好料精养数日……

当我从翻阅的思绪中回过神来，夕阳已为黄河的冰层涂上了胭脂粉，河面已镀了一层金光，粼粼的，犹如浮满了黄叶。令我魂牵梦绕的黄河，在初冬的午后，又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，这节课的名字叫“家乡”。

当时，中外水利专家蒲得利、顾桑等均认为不应该堵口。一些人认为应当拆除原坝，重新画图建造。而此时的孔祥榕与李仪祉，力排众议，强烈要求维持原坝，进行堵口。

1935年4月11日，由于拦水挂淤的作用，当时的口门水深已不足20米，且水流较为缓慢，具备成功堵口的条件，孔祥榕当即指挥工人与民夫实施堵口。由于事前工料准备充足，至第二天8时左右堵口完成合龙。

据记载，作为孔子第七十五代孙，孔祥榕十分迷信河神，曾在堵口时将红布包裹的“镇海沙”亲自抛到黄河中，还在工地上修建了大王爷庙，供奉了河神中的“大王”和“将军”。他又亲自虎头将军，焚香祭奠黄河大王，此后的黄河水患竟然大减，他也被后人称作造福黄河两岸的“孔圣人”。

如今，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黄河已经得到了治理，人民摆脱了艰苦生活。只是每当人们路过大王爷庙时，还总会唤起“赶庙会、看大戏”的风俗记忆。



长镜头

## 运河之上的奇观：一溜十八口

种衍洋

运河济宁段，为避黄行运，明嘉靖四十四年至隆庆元年（1565年—1567年），工部尚书朱衡主持开凿了一段运河，北从南阳（原属兖州府鱼台县，今属微山县），南至留城（属南京沛县，明万历年间没于微山湖中，在微山岛南3公里处），全长70.5公里。同时，疏浚了留城至茶城的旧河（泗水）26.5公里。从此，泗水也被迫东流经漕运河新渠了。

隆庆元年（1567年）五月，新渠成，距旧河15公里。新渠北自鱼台、南阳，南至沛县留城，全长70.5公里。同时，疏浚了留城至茶城的旧河（泗水）26.5公里。从此，泗水也被迫东流经漕运河新渠了。

当年六月，主河道工程刚刚报工，山水暴溢，冲塌薛河石坝，复淤三河口，粮艘多坏，众议哗然。给事中吴时来奏称：“新河受费、峰、邹、滕诸水，以一堤捍群流，岂能不溃，宜分之夺其势”。

这次漕运河新渠溃决，完全是新河所受上源之水过量所致。朱衡于是经理上源，开河导水，建闸筑坝，以分其流，杀其势。至此，漕运河新渠工程，始告完备。

开凿漕运河新渠，前后用时4年，耗白银40万两，完成的主要工程是：开挖新主河道70.5公里，疏浚旧河道26.5公里。《漕运河新渠记》载，建水闸20座（今查明17座）。其中留城至夏镇6座，夏镇至南阳段14座。为泄独山湖积水及东部山水河道入运，在运河左堤（面向下游）共建18个“水口”，百姓俗称“一溜十八口”。

隆庆三年（1569年），黄河在沛县决口，粮船受阻于邳州。朝廷议开运河，但反复提案与否决。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黄河大水，舒应龙治河，在微山湖东韩庄开了一条20公里长的河渠，即韩庄运河，后来成为加运河的上游。

六七年后，运河刘东星继续开通运河，未成而累死于工地。李化龙继任总河，最终在三十二年（1605年）完工，后因漕运之需在南段又增加了少数“水口”。加运河从夏镇至宿迁接黄河，利用自然河流加运河开凿而成，全长130多公里，从此大运河不再行经徐州城区。

所谓运河水口，与运河东部有河流多条，均为东北西南流向，该段交汇处留有一个缺口。其可抬高运河水位，防止河水外溢，在水口沿运河堤坝处筑土埝草坝。大的水口处置排桩，其间塞之以树枝、草编等，以防汛期水大时坍塌，淤塞河道，确保了漕运畅通。

雷国棋《燕游日记》记载：“运河定例于每岁十二月内收入湖水，河水即浅涸，舟楫不通。于二月初二日放水归，河水水势汹涌，河道复通。兼漕漕并不下板，直待三月间江西、湖北漕艘至，始行下板蓄水。盖以彼两省船身厚大，入水颇深，故必蓄之使盈，然后可行。若三月以前由此河者，并无守伺之虞，亦水程一大快事也”。有了“水口”的建设，就确保了漕运畅通。

由于运河沿线的“水口”多次修整，挑沙疏通，致使水口处运河堤岸变得高大宽厚，附近居民为避水患而逐渐择高地迁此安家，每个水口均有村民居住，因而形成众多以姓氏、地名等命名的水口名。

经过历史的沉淀与变迁，有的消失，有的淹没，有的至今还在，或变成地名、村名，或只有遗址：马家口、赵家口、利建口、姚家口、邢家口、邱家口、石家口、尤家口、孟家口、马口、张家口、王家口、满家口、徐家北口、徐家南口、傅家口、王家口（南）、邢家口（南）、苏家渡口、白家口、常家口、裴家口、三河口、种家口、靳子口等。

运河“水口”是利用上游支流河道、山泉水引入运河，具有“引”“蓄”“分”“排”的功能，是利用当地自然地理和环境优势地基础解决漕运的畅通。“水口”工程凝聚了古代官民的匠心和智慧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创新精神。

千百年间，伴运河而生的运河文化遗产，并没有随着运河的断航而消失。如今的闸口、水口等人文与自然景观，协调一致的运河文化旅游带，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的大运河东平段，正持续焕发着生机活力。 ■汤青 摄影

